

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

打眼2

白明 著



北京出版社

白明

初眼

著

2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眼·2 / 白明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352 - 2

I. 打… II. 白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9567 号

打眼2

DA YAN 2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 www. bph. com. 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 经 销

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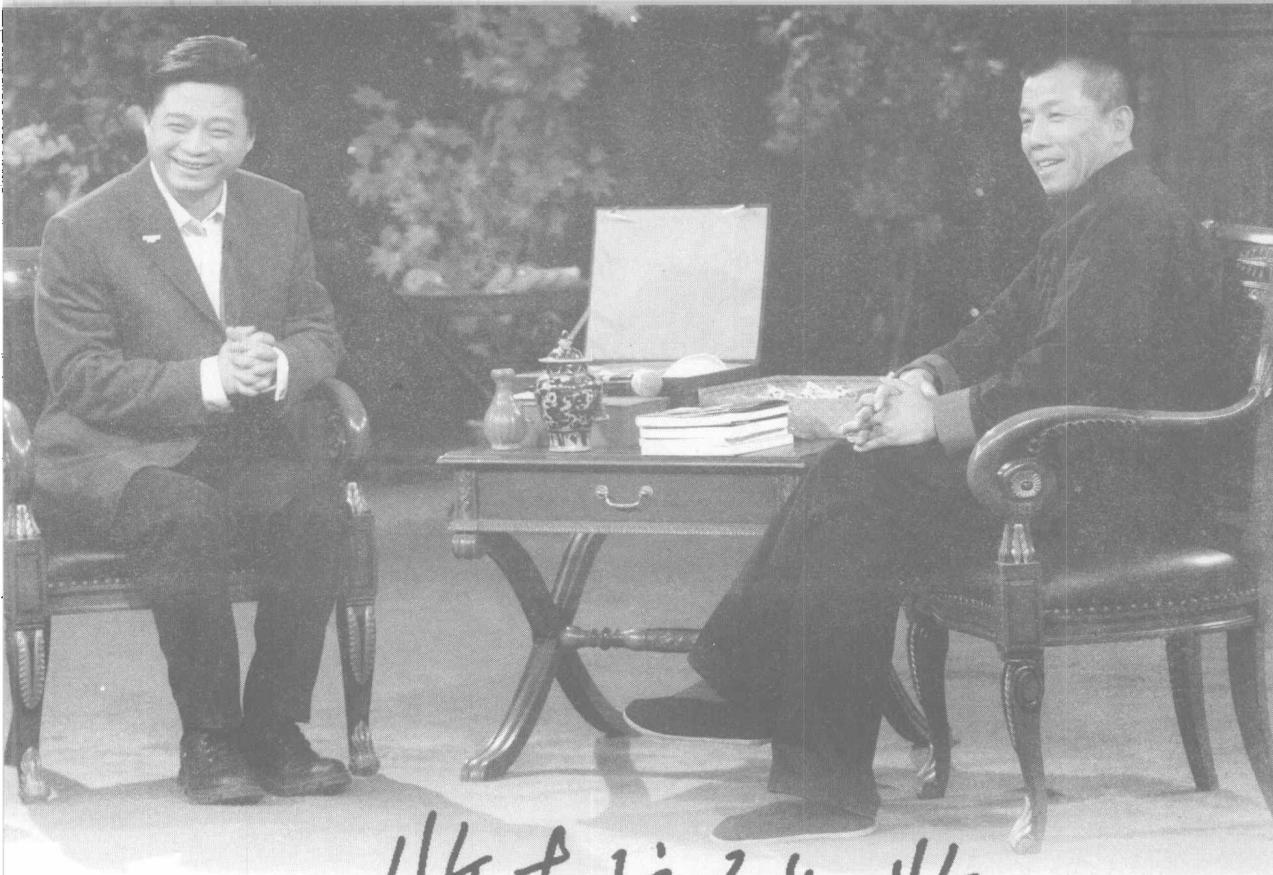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16开本 15.75 印张 120 千字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352 - 2 / 1 · 1049

定价:28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收古玩不如收
“退烧药”

崔永元
2008·10·
—

崔永元先生在“小崔说事”——关于古玩收藏热与“退烧药”节目中，
为《打眼 2》的幽默题辞。

目录



引子 续写“打眼”再说“心魔”\1

一、梦碎有痕 痛我半生\7

我这人脸皮挺厚，不嫌寒碜，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说我是“叫春”也好，说我是“叫床”也罢，反正从那个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的不眠之夜以后，一个曾经的败家子儿就在“叫春”的呓语中“涅槃”啦。

二、玉碎\43

这位被我给他起外号叫“油杆子”，说话带着点怯口的小伙子，一说起玉器的作伪便来了精神，把干瘦而又细长的脖子使劲地往上挺了挺，用指甲缝里渍着黑泥的手抓起一把老醋花生，一颗一颗地往嘴里扔，那古玉器作假的“方法”，就和嚼碎的花生末子混在一起，顺着他的嘴角一点点“淌”了出来……

三、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精巧的瓷器会“唱歌”\73

……“我听见的好像是……是……是那什么……唉，不敢说！”

“好吧，您听见的是什么？是‘吾皇万寿无疆’吗？！”麻秆儿有点着急了。

我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不是！我好像听见里边在喊‘傻×——傻×



——大傻×，……咳，我说我不敢说吧？”

麻秆儿跳着脚地嚷道：“哎哟喂，白老爷子！你也不怕遭报应？您这可是‘犯上’啦！瞎说八道什么呀你？！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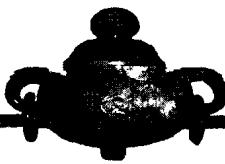
四、“秦琼卖马”\99

……您瞧瞧，二爷他还了得吗？他好像不光是个玩儿“马”的，他简直就是一位艺术院校的教授，到美术学院里去“带”研究生都富余！不经意之间，人家就把唐三彩“造型艺术”和一般的造假流程都给咱“和盘托出”啦。关键是咱没花“学费”，还是在“教授”的家里，而且咱还——吃着人家的煮毛豆、打卤面。不管怎么着我都是占了二爷他老人家天大的便宜！

五、我用青春“赌”翡翠\125

……阿娇点燃一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，看上去过滤嘴比烟卷还要长的女士“专款烟”，居然还吐出一个跟腕子上的镯子一样圆的烟圈儿，对我讲述起了当年他们那个小店是怎么“闹鬼”的？她又是怎么离开的？这些年她都干什么去了？今天她又是为什么而回来？

这么跟您说吧，就我——正经一大老爷们儿，愣给听傻了！



六、“绿色造假”再话汝窑\1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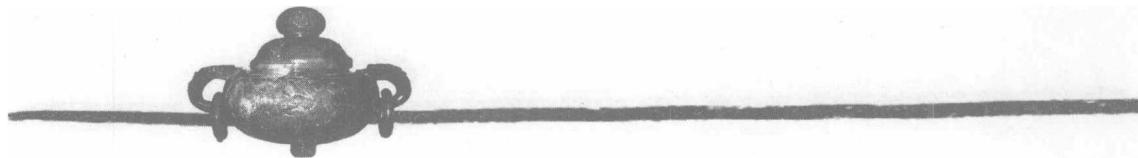
我仔仔细细地、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手中这块“稀世珍宝”，比在鸡蛋里挑骨头还要苛刻：您的这件赝品，要说“挑毛病”嘛，当然有啦。您看这“支钉”——这“底足”——这“釉水”——这“开片”……都——都还妈的“挑”不出什么“毛病”来。一时间我无话可说。

七、“古画儿”惹来的一段“风花雪月”\163

“秋香妈”点着蜡烛，郑重其事地打开了床底下的那只樟木箱子，轻轻撩开那一层层裹着的黄绫子，十二万分小心地把珍藏多年的“唐伯虎”给“请”出来，挂在了南墙上。举着个小蜡头儿，那光亮比萤火虫的屁股强不了多少，还不能把蜡烛离那宝贝画儿太近，要是不当心被火苗给“燎”了，可是要了亲命。小伙子瞪大了那双布满血丝、惺惺忪忪的双眼，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回——“灯下观美人儿”。

八、老票老票，寻死上吊\183

那会儿呀，这条街上每天只要太阳一出来，各色的买卖人等就开始聚会了，一直能挨到日头落山。像什么倒腾“钢材”、“煤炭”、“水泥”之流的，那都得说是小买卖儿了，您要是胆儿大，在这里呆上几天，准能让您能赶上个比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”还要夸张的事儿，保不齐您



就真奔着“芝麻——开门”去了。为什么呀，因为这里谈的“买卖”，实在是忒大。

九、W大姐摔匣\201

老北京过去有句土语，说某人上当受骗之后，为了给面子上找个台阶而编出个离奇故事糊弄自己，跟吃了只苍蝇还不敢吐出来似的，就说这人正“者秀”（读轻声）呢，实际上是“遮羞”二字的含蓄读音。如今的现实生活中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“打眼”而“者秀”？谁也说不清楚。

十、“不朽”的青花瓷\213

那是个不大的房间，屋里摆着几台电脑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“机器”。检测人员开始对此物件表示“不屑一顾”，但检测的结果出来之后，却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。老人家说了，当时就跟做完“B超”出来的检测报告一样，那单子上赫然写着：“此件陶瓷与元代青花成分相符……”立时就令他动了真心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——“血奔心”！

后记 “薛平贵情结”——我用“打眼”看“捡漏儿”\231
网友热评\236

引子



续写『打眼』再说『心魔』



拙作前一本《打眼》出版以后，承蒙藏友们的认可以及媒体的厚爱，也算是小的溜儿“火”了一把，实乃我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
原以为，《打眼》的话题是写文玩界个别商家“玩窜儿”（用假货设套骗人）以及诸多收藏爱好者因贪心而上当的糗事，不成想被“关注”了。因为我是既揭了自家的“秃疮疤儿”，又给别人的伤口上“撒了一把盐”，自认为弄不好就成“众矢之的”了，于是疑心生暗鬼，真害怕哪天因为背着老婆跟某人“拍拖”而忘了钟点儿回家晚了，半道上挨一板儿砖……咳——看来我太低估了造假者的觉悟，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其实你是谁呀？以为自己是一把“葱花儿”，谁拿你“炝锅”呀？

所以事先声明：如果某天夜半在我们家楼底下拐弯抹角的黑暗处，我真被人用砖头给“花”了，绝对与收藏界无关，八成是我那亲爱的所为，这案子大概应该属于“情殇”的范畴吧？故今在此留个线索，省得日后查起来“死无对证”。

至于我为什么要“续写打眼”，的确是有朋友“哭着喊着”说前一本书看了——不过瘾！是嫌我倒霉“倒”得不够而不过瘾，还是因为我没把收藏界让人“打眼”的糗事儿给抖搂干净而不过瘾？我就讲不清楚了。我在上本书的一开头曾说过：文玩收藏界，“捡漏”的事儿是少之又少的，比飞机失事还“难”，而“打眼”的悲剧则是每分钟都会发生。没有赝品就没有文玩，

打眼 2

没有“打眼”就没有收藏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似乎已经是个“买马配鞍子”的事儿了。所以，要把“打眼”的事例都给抖搂干净，您说咱谁有这个本事？其实没人有“这个本事”。但是，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接着给大伙连逗乐带提醒，兴许还有点能说的事儿。

您比方说前几天吧，有一位“海归”找我，手里捧着个笔记本电脑，激动得不得了。

“得着什么喜帖子啦，您这么高兴？”

“知道美国如今正闹‘次贷危机’吗？”

“略有耳闻，那您也犯不上这么高兴呀？”

“让我高兴的是，美国那边儿有人撑不下去，开始变卖古玩啦！”

说话间这主儿就双手颤抖着打开笔记本电脑，于是页面上陆续显示出了几十张关于“古玩”的图片。

我问他：“您都给买下啦？”

回答：“买下了一部分，劳驾您给看一眼，如果值当的话，回去我准备全部拿下！”

我说：“美国闹的‘次贷危机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儿？我不是搞金融的，还真弄不大明白。但我敢肯定，您电脑上的这些玩意儿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地摊儿上运过去的。要是都让您给包圆儿了，估计你们家比美国的‘次贷危机’还要惨！”

“不会吧？这可是我在唐人街上买的！”

“唐人街上就不‘闹鬼’啦？”

那人就愤愤地把笔记本电脑合上，特不高兴且又轻蔑地说：“你没怎么出过远门吧？有机会多出去看看，那大千世界——精

引子 续写“打眼”再说“心魔”

彩得很哩！”

得——饶着他不远万里地买了“瞎活”（假货），还落一个我是“缠小脚儿的新媳妇——走不了远道儿也没见过世面”。您瞧见没有？这又是一个“着”了“心魔”的，而且这爷们儿来自“大洋彼岸”！

今儿个豁出去了，《打眼》之二的“开头”，还是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吧……



梦碎有痕

痛我半生





打上小学的时候起我就清楚地记得，大抵在学校所有教室的后墙上都贴着个醒目的标语：“知识就是力量！”这原本应该是所有莘莘学子都要作为安身立命之准则的至理箴言，却长久以来被我忽略着。因为从小我就认为“力量”应该来自于肌肉而并不见得非得是“知识”，有了肌肉就有劲儿，就不至于因为给某个漂亮女生“递条儿”而被别的男生追打着满大街地乱跑。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下了狠劲，一天能做六百多个俯卧撑，还买来了一副哑铃“做操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呀，我愣把自己——一个“麻秆儿”样的身材练出了一身的“疙瘩肉”！当时我是看着美国电视剧《洛奇》，奔着史泰龙的身段儿就“去”啦。结果高考三年，连续名落孙山，我爹数落我说我“有辱门风，对不起祖宗”！这话当然我特不爱听，因为正处于“反叛期”，一听到老家儿的“闲言碎语”，我就把耳朵给堵上，于是就从“史泰龙”变成了“屎太聋”了。

其实我干的那些对不起祖宗、有辱门风的事情多了，祖宗若是真的有灵，应该在半夜三更踏着一股子白烟儿飘到我的床头，趁我憋不住尿起夜的时候，冷不丁地给我个阴森森的惨笑，我敢保证，如果当时没被吓死的话，日后一准儿改过！

说起来我们家也曾是个收藏很是“殷实”的老宅门人家儿，得说是祖宗留下的基业“丰厚”。但是由于没把“知识”当成“力量”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，为了给邓丽君当“粉丝”，我就撺